



能懂的诗

## 追雪(组诗)

□廖黑叔叔

## 城口落雪

明天要去的地方  
今天落雪了

那些白色的精灵  
棉花糖般砸向大地

“明天——即使不下雪  
也可以耍雪”

温酒的人啊，满屏的  
雪，请等我一宿

## 雪祭

连大数据都没能测准的命运  
预报说，你将于这座小城上演一场生与死  
偏偏夭折在大巴山北麓  
那么，准备好的花脸盆  
打扫干净的小院子，以及洗得  
发皱的双手，全都空空如也  
一次千里万里的奔赴，最终  
未能抵达  
即使生命中仅有的约定

## 磐石山舍

在屋顶的黑瓦上  
看见了一些  
在屋后的黑石块上  
又看见了一些

那些匆匆忙忙的雪啊  
没有等我的  
我不会抱怨  
还在等我的  
我鞠躬致谢

大巴山的今夜  
留我一半知足  
一半遗憾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

## 丁香花

□周廷发

校园的花园，相当于六个篮球场那么大。几百簇紫丁香就挤挤挨挨、默契地生长在校园里。紫丁香，伴着春光，静悄悄地在校的花园中绽放。

走进丁香园，犹如来到了美丽的童话世界，那幽幽的花香，沁人心脾。面对这质朴、纯洁的紫丁香，我暗暗为它叫屈，你真是忧郁的象征吗？不，这绝不是。你虽没有青松的遒劲、挺拔，也没有杨柳的婀娜、多情，摄人心魄，但你如兰芝一般，执着地固守一片土地，坚韧不屈地将朴素的心意写在了春天。

漫步丁香丛中，雅韵清纯的紫丁香，勾起了我无尽的遐想和难忘的回忆。

那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丰三中读书，班上有一名女同学叫侯冬香，长得苗条妩媚，她头上扎有两个小辫子，像过去文人的书童一样。她喜欢独处，脸上时时露出忧郁，让人难以接近，仿佛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有一天，大伙都出去郊游，她却没去。等大家回来时，发现她一个人在宿舍一边看书一边抹泪。我们几个同学围着她，非要她说出原因。她先是支支吾吾

说没事，在同学们的追问下，她才羞涩地说出实情：“我没钱买饭票了，可能过几天我就要回家了，不能再读书了。”

“你疯了冬香，你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你不读不可惜了吗？”同学们直问她。她瞪着圆圆的眼睛，无奈地望着大伙。“你妈没有给你送钱来吗？”我傻乎乎地问她。她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回答。后来同学们得知，冬香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又改了嫁，她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于是，全班三十六名同学，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每人每月节约五角钱，以班级的名义送给冬香。冬香在全体师生的关心和帮助下，学习越来越好，性格也渐渐开朗了起来。一天，我和冬香、光明、全英四人到校园后山玩，突然看到十几株紫艳的花。我好奇地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花吗？”“丁香花。”冬香回答。我调皮地摘了一朵，轻轻地插到了冬香的头上，说：“原来是你呀，冬香。”冬香不好意思，羞红了脸，把花轻轻从头上取了下来，腼腆地说：“你好坏呀！”我们四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从那以后，我们大伙不再叫她冬香，而是叫她丁香。每到丁香花开的时

节，我们每天跑步上山，都要采一束丁香花送给她。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扭扭捏捏，而是大大方方地接受并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两年后，她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考进武汉大学文学院。

送她去武汉上学的那天，全班同学在一家饭店聚会。她拿出大家两年来送她的丁香花，分给每人一束。丁香花在她的书中压得扁扁的，但仍有芳香。大家开心激动地紧紧拥抱着在一起。

参加工作后，我偶然出差到武汉，便去看她，她非常高兴。她戴着一副眼镜，显得特别文雅。一见是我，她的脸顿时就羞成了一朵芬芳的丁香花。那一年她面临毕业，要写论文，要等分配，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那天晚上，在校园里我们谈得很投机。我问她的学业，她问我的工作。当她把一朵散发着幽香的干丁香花放到我手上时，我有些愕然。她微笑着对我说：“记不起了吧？这是你插在我头上的那一朵。”我们两人像在中学时一样，击起了掌。她说：“我非常喜欢丁香，丁香给了我生活的勇气，给了我生活的快乐。”“看来我们给你取名丁香真的没错。”“对呀，武大的同学也都叫我丁香。”说完我们都笑了起来。

如今，每当看到校园的丁香花，就让我想起那个叫丁香的女同学。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医院)

## 皮衣趣事

□王明学

中年时期买过两件皮衣，一件草绿色，半长款，里面挺柔软，在休闲时穿起舒服。另一件是黑色短大衣，衣领和下摆都是圆形的，配上浅色衬衫和深色领带，加上挺胸收腹，走到哪里都精气神十足。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在城里的人一样，从温饱走向了小康生活状态。皮衣在冬季穿的时候不长，还有大衣、防寒服、太空服的加入，那两件心爱的皮衣挂在衣橱里长期受冷落。爱人和儿子都数落我与时代脱节，哪有穿了几十年的衣服都还舍不得换舍不得丢的嘛。“你把皮衣穿起走在街上，人们眼光里必然有三个字，老古董！你是不是没得钱嘛？”儿子说完，把一叠百元钞票放在茶几上。我气恼加羞愧地说：“这哪是钱的问题，心头有些舍不得。”

没得人的时候，我把两件皮衣拿出来，反复地端看，抚摸。当年凑钱去买也不容易呀，皮衣包含了我曾经的多少风光和得意。都是好好的嘛，至少七成新，扔了好可惜。可如果不扔，至少十年没穿过，挂在柜子里也占空间。百般纠结下，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把那件绿色皮大衣装在大塑料袋里，拿去放进了垃圾桶里面。大约十分钟后，我从小区门口的土货店里买了两三斤素菜回来，看见两个拾荒者为我的皮大衣你争我抢，都说是自己先

看到，手先抓到。闹得好心人去把物管叫来裁判，才没惹出事端。事后反思，怪自己懒，多走几步，直接扔进废旧回收箱，就没这争吵扯扯的事了。

负责我们这幢楼卫生的保洁员张嬢嬢，给别人摆起这件事时，说得有盐有味的，透出了喜欢那件紫色皮衣的感觉。此时，我觉得扔皮衣莽撞了，不是该不该扔，而是采取什么方法扔，扔在什么地方，扔的程序的第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做？

张嬢嬢人挺好，拖帕擦地面后，见人便说：“注意到哟，才拖的地，湿的，小心摔倒。”她看见谁提的东西多，就会上去搭把手，直接送到电梯门口。下次要扔另外一件皮衣，程序得变了。两个星期后，在底楼外的树荫下，见四处没人，我小声问张嬢嬢：“我有件黑色的短皮大衣，自己穿的，八成新，干净，不晓得你要不要？”张嬢嬢回答：“要哇！我们那个地方穿皮衣走在乡场上不知道有多神气。”于是，我的黑皮衣就直接送给了她。隔三岔五，张嬢嬢都要送点萝卜、莲白、土豆等新鲜菜来给我。我给钱，她死活不收，说：“”就只准你们城头人送我，就不准我送你了？过几年，我们还不是和你们一样，也是城头人了。”我哑然失笑。不过，从此以后，我们家处理旧老衣服的程序，确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不管什么衣服，男装还是女装，是冬天的，还是春秋两季的，必须先问张嬢嬢要不要。她明确摇头了，我们才进入第二步程序，扔进废旧物资回收箱。

前几天，张嬢嬢邀请我们一家，去她老家武隆区双河镇吃刨猪汤，儿孙们也欢欢喜喜地一同前往。提着几斤刨锅鲜猪肉回来的路上，儿子说：“爸，张嬢嬢的大哥回敬酒时，身上穿的短黑皮大衣，好像是你年轻时穿的那件一样。”我说：“就是那件。不过，我现在穿起不好看了，臂膀肌肉鼓不起，肚皮有游泳圈。他穿起好精神，人年轻真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另一个还是付小厨

□王老莽

山不在高，有付小厨则名  
水不在深，有付小厨则灵  
——至少，在北屏乡的松柏村  
在松柏村的问山一号，是这样

她落座的姿势  
像一片树叶落在另一片树叶的影子  
她一坐，就把我坐进了她的聊斋

她一边斟酒，一边说  
酒里泡的是黑松茸，一克值千金  
我一边听一边递纸巾给她  
叫她把溅到鼻翼上的那滴黑松茸擦掉  
——当然，擦是擦不掉的  
当然，擦不掉更好看

她每次都把酒给我斟满  
称之为满心满意，而我，不懂拒绝  
我和她，对饮成三人  
而，另一个不是月亮，还是付小厨

其实，山也不用那么高  
免得相见时难。其实，见与不见  
她都在那里炕腊肉，开小厨  
其实，我，在与不在，她都在那里  
致力于她的乡村振兴  
——不离，不弃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父亲：黑白世界的雕刻者和朗读者

□邹仁波

去年大雪时节，老家下了薄雪  
父亲的脸是一张黑黝黝的竹纸  
从春天到冬天慢慢沉淀而来  
父亲用犁铧锄头镰刀为刻刀  
在故乡无垠的墨纸上雕刻出光

他雕刻出春天的第一个小脚丫  
雕刻出掀翻梵高调色盘的向日葵  
雕刻出秋夜里蟋蟀拉大提琴的忧戚  
雕刻出冬日灶堂迸溅的黎明

唯有等到每年大雪纷飞  
父亲不再辛苦创作了，而是  
翻开大地这本最沉重洁净的厚书  
成为黑白世界最虔诚的朗读者

他常常朗读《卖炭翁》和《观刈麦》  
他总爱给孩子们朗读《行路难》和《将进酒》  
有时也朗读老井和酒杯里的月光  
他最爱带孩子们去春天的田野撒欢  
朗读花草树木嬉笑蓬勃的模样

等到田垄里铺上厚厚积雪  
父亲用尖利的双脚在雪地里深刻  
耐心地雕刻神灵眼中的自己  
仿佛为自己立一尊黑白的雕像  
黑色和白色是最凝练的文字  
里面藏着春天的百般红紫

父亲眼疾，一生只分得清黑与白  
一缕光从父亲身后穿透过来  
在雪地里雕琢出了一道硬瘦的黑影  
他手里拿着画家冷冰川的刻刀  
再朗读一场初春雪地里温暖的墨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